

ХАМЕТЕОН

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变色龙

〔俄〕安·巴·契诃夫 著 汝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ХАМЕЛЕОН

变色龙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俄〕安·巴·契诃夫 著 汝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色龙：契诃夫短篇小说选/(俄)契诃夫著；汝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2

(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ISBN 7-5327-2745-9

I.变... II.①契...②汝...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1802 号

А. П. ЧЕХ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1962 年版译出

变 色 龙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俄] 安·巴契诃夫 著

汝 龙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92,000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8,000 册

ISBN 7-5327-2745-9/I · 1592

定价：11.00 元

前 言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意出一个契诃夫短篇小说的普及本,约请我在他们原有的“俄国古典文学丛书”之一《契诃夫短篇小说选》的基础上选二十五万字,并写一个前言。我乐意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动笔前,我翻阅了契诃夫的一些作品,重读了他的文学书简。在今天,我屡屡目睹“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常常耳闻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撕破了温情脉脉的面纱的事例,正是在今天,我又同安东·巴甫洛维奇单独对话,感触很深,先摘录数段他的书简作为前言的引子。

“贵族作家天生免费得到的东西,平民知识分子们却要以青春的代价去购买。”

“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使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义务的人,他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

“如果我是个医生,我就需要有病人和医院;如果我是个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而不是同獐一起住在小德米特洛夫街上。需要有一点儿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

“没有明确世界观的生活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

“我违心地过着一种归根结蒂是为了卢布的狭隘生活……一想到钱是我的活动中心,而我是在为钱工作,我心里就极端苦闷……这种难过的心



情,再加上正义感,使得我的写作活动在我看来是一桩可鄙的工作,我不尊重我写的东西……真该在硫酸中洗个澡,来一个脱胎换骨。”

“那些我们称之为不朽的或简称之为好的作家,那些使我们陶醉的作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而且非常重要的特征:他们在朝着一个什么地方走,而且召唤您向着那个地方走……他们中的一些人,按各自不同的大小才干,有最近的目标:废除农奴制度,解放祖国,政治,美好的事物,要不干脆就是伏特加,像杰尼斯·达维多夫一样;而另一些人则有遥远的目标:上帝,九泉下的生活,人类的幸福,等等。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是现实主义者,把生活写成本来有的样子,但由于每一行文字都像浸透了浆汁似地浸透着目标感,您除了生活本来的样子外还感到那种应该有的生活,而这一点也就使您心醉。”

安·巴·契诃夫(1860—1904)出生于俄国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他的祖先是农奴,他说过:“在我的血管里流着农夫的血。”一八四一年,他的祖父以三千五百卢布的赎金换取了本人及其家属不再做农奴的人身自由。一八四四年作家的父亲到了塔甘罗格市,当上一名店员,十余年之后他自己开起一个小杂货铺。严厉的父亲常常命令儿子们站柜台、做买卖,所以契诃夫在忆及童年生活时说小时候“没有童年”。一八七六年,作家的父亲因不善经营而破产,为躲债他悄悄前去莫斯科谋生,接着一家人亦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塔甘罗格,他靠教家馆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度过了三年相当艰辛的生活。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学医。一八八四年,他大学毕业后在莫斯科近郊的伏斯克列辛斯克和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农民、地主、官吏、教员等各式人物,这无疑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一八八〇年三月九日幽默杂志《蜻蜓》第十期上发表契诃夫的两篇处女作: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契诃夫文学生涯的开端。在前一个作品中,年轻的作者嘲笑了一个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地主,而在幽默小品中他表露了自己对当年文学界盛行的陈词滥调的不满。在俄国历史上,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进步思想备受禁锢,庸俗无聊的书报刊物则应运而生。身处这种环境,涉世不深和迫于生计的契诃夫曾用许多笔名发表了不少仅供消遣解闷的滑稽故事,《在理发店里》、《不平的镜子》、《外科手术》等便是这类小品。但他在一封信中表露了自己的苦衷:“讲老实话,一味追求幽默是困难的!你有时候只顾追求幽默,胡乱写出一些东西,连自己看着都恶心!”



契诃夫不久就跳出了庸俗无聊的滑稽圈子。自一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特为笔名,写下了不少幽默佳作,如《钉子上》、《一个文官之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普利希别耶夫军士》。契洪特的这些优秀幽默短篇小说的内容深刻、形式完美。《钉子上》和《一个文官之死》展示了沙皇俄国的官场丑态:强者倨傲专横,弱者低头哈腰。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瘦子”和“胖子”本是自幼相好的朋友,久别重逢,他们俩拥抱接吻,热泪盈眶,但寒暄之间当了两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两个星章”的“三等文官”,他顿时“蜷缩起来,弯腰曲背,矮了半截”,而当“胖子”向他伸手道别时,他只敢“握握三个指头,一躬到地”。写在一八八四年的《变色龙》告诉读者,在沙皇俄国将军家中的一条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奥楚美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老百姓却张牙舞爪。《变色龙》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在百余年后的今天在一些“现代人”身上还有着“变色龙”的奴性。

在一八八四至一八八六年间,契诃夫的视线转向普通劳动者,描绘他们的痛苦和不幸。《歌女》描写了“上流人”如何恬不知耻地凌辱一个无依无靠的歌女。《苦恼》是契诃夫在早期创作中实现的一次思想—艺术飞跃,它的结尾(人向马儿诉苦)十分强烈地渲染了沙皇俄国的世态炎凉。《万卡》可说是《苦恼》的姊妹篇。九岁童工的稚真心灵,他的学徒生活的苦楚,他对祖父和家乡的眷恋——这一切在篇幅不大的作品中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渗透,给读者以深刻印象。

非凡的才华使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十月帝俄科学院授与他“普希金奖金”。从发表“第一篇小东西”到荣获“普希金奖金”前后相隔仅八年半时间,俄国文坛上鲜为人知的契洪特变成了彼得堡的“红人”契诃夫。从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开始写剧本。《蠢货》、《求婚》、《结婚》和《纪念日》等独幕轻松喜剧在内容和笔法上接近于契诃夫的早期作品,其中有的甚至就是他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而在剧本《伊凡诺夫》中,契诃夫塑造了八十年代的“多余的人”。

污浊的现实、种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他本人的与日俱增的声誉和地位都使他心绪不宁。他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他渴求“明确的世界观”。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那么“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在中篇小说《没有意思的故事》中不难捉摸到契诃夫的这种心情和认识。

一八九〇年春,身体羸弱的契诃夫,万里迢迢穿过西伯利亚,前去沙皇政府流放和惩罚犯人的萨哈林岛。这是一座人间“地狱”,在这里契诃夫亲眼目睹种种野蛮、痛苦和灾难,这使他日益疏远甚至否定那曾经占据他心灵达六七年之久的托尔斯泰哲学,也使他开始认识到为反动《新时报》撰稿带给他的只是“祸



害”，并开始纠正自己不问政治的倾向。也正是在这时契诃夫写出了震撼人心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将沙皇俄国影射为一座阴森的监狱。契诃夫否定了托尔斯泰主义和一切鼓吹放弃斗争的主张。

一八九二年，契诃夫在梅里霍沃购置了庄园并在那里定居，同普通人有了更多的接触。一八九八年起，他因病情加剧，遵医嘱迁居黑海边的雅尔塔。在一八九〇至一九〇〇年间，契诃夫先后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巴黎等地治病、疗养和游览。一九〇一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天才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初为止，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矛盾激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契诃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一八九二年，他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灾荒；一八九二到一八九三年间，他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一八九七年，他参与人口普查工作；一八九八年，他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无辜的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一九〇〇年二月间，他安排了政治流放犯、社会民主党人拉金进入雅尔塔肺病病人疗养院进行治疗；一九〇二年，他抗议科学院因屈服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暴干预而撤销高尔基的名誉院士称号，并与柯罗连科一起毅然放弃他们自己在两年前获得的名誉院士称号；一九〇二到一九〇四年间，他不止一次地热心资助为争取民主和自由而遭受沙皇政府迫害的大学生……一连串的事实表明：随着当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契诃夫的民主主义立场和思想越来越坚定，而这正好是他后期小说和戏剧创作的思想前提。

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在这时进入了全盛时期。他的中、短篇小说涉及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农民》、《新别墅》、《公差》、《在峡谷里》等作品所描绘的是当时俄国农村的贫困、落后和愚蛮，农村中的贫富悬殊和矛盾。这些作品也反映了劳动者的自发的不满和反感。契诃夫的著名剧作《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是在这个时期写就的。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它提高了工农业生产力以及科学和技术水平，但它同时也给广大劳动群众带来了灾害和苦难。《女人的王国》、《三年》和《出诊》对此作了契诃夫式的独特反映。厂房给人以“一种地狱般的印象”，它像是“瞪着两只血红眼睛”的“魔鬼”，而厂主是“吞食别人的生命”、“吸工人的血”的“剥削者”。但是，由于契诃夫受到他的一般民主主义立场观点的局限，他未能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在他笔下，资本主义是一种“来历不明的处在生活之外并与人无关的支配力量”，在它的支配下，人们构成一种相互关系，在这种相互关系中“强者和弱者同样受苦受难”，即便是拥有巨额财富的工厂主也并未感到幸福。由于契诃夫不了解工人阶级，他笔下的工人是软弱的和闭



塞的，他们就连见到厂主的马匹也都要脱帽鞠躬。从这个角度看，法捷耶夫说他不喜欢契诃夫的一些作品是有其道理的。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金钱的罪恶势力渗透到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市民习气腐蚀着人们的心灵。契诃夫一直是庸俗习气的严峻审判者，高尔基称他是“庸俗的仇敌”。在《姚尼奇》、《醋栗》和《挂在脖子上的安娜》等晚期作品中，他以更加犀利的笔触暴露庸俗，剖析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

历史已经表明，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正酝酿着一九〇五年大革命，“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十分强烈。契诃夫在许多作品中艺术地反映了这种社会情绪。尽管《套中人》、《醋栗》、《带小狗的女人》、《语文教师》、《出诊》、《公差》、《新别墅》、《农民》、《新娘》等作品中描绘的是极不相同的生活现象，但它们都渗透着“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如果说契诃夫对医生姚尼奇和地主契木沙-希马拉依斯基这类自私庸人抱着无情否定的态度，那么他对那些果断与庸俗和寄生生活决裂、向往美好和光明未来的知识分子则是满腔热情地赞扬，例如，语文教师尼基丁、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副检察官雷仁和新娘娜嘉等人都受到了契诃夫的赞颂。他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赞赏，就同他对“瞪着两只血红眼睛”的资本主义“魔鬼”的否定、对农村贫富悬殊的暴露以及对自私庸人的解剖一样，都洋溢着他的民主精神，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气息。

契诃夫一贯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由于他的努力，在塔列日、诺伏肖尔基和梅里霍沃三个村子里造起了三所相当好的学校。他不断地赠书给一些地方图书馆。众所周知，契诃夫是学医的，他本人戏谑地说过：医学是他的“发妻”，而文学则是他的“情妇”。契诃夫医生在梅里霍沃和雅尔塔等地常免费为穷苦农民诊病和撮药，而在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三年霍乱流行期间，他在梅里霍沃主持一个医疗站，控制周围二十五个村庄、四个工厂和一个修道院的病情，在短短三个月内经他诊治的病员达一千人左右。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契诃夫毕生忠实地实践了他的一个崇高信念：“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

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十日写给批评家基根-杰德洛夫的信中，契诃夫谈及当时正在雅尔塔养病的他感到苦闷和寂寞，他诉苦说：“我觉得，生活在我身旁流过，而我看不到作为一个文学家应当看到的東西。”一九〇四年六月，契诃夫的病情恶化。在爱妻奥尔迦·克尼碧尔的陪伴下他前往德国的巴登维勒治疗。是年七月十五日，契诃夫在该地逝世，结核杆菌在这位杰出艺术家年仅四十四岁的当口夺走了他的宝贵生命。

在世界文坛上，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无论是写小说，还是编剧本，



他都独辟蹊径,其艺术成就是高超的,是举世公认的。

关于契诃夫的小说,列夫·托尔斯泰说过:“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肯定说,在技术方面契诃夫远比我高明!”,他“创造了新的形式”。托马斯·曼则认为:“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是属于最有力、最优秀的一类的。”海明威同样对小说家契诃夫的艺术作了高度评价:“人们对我说,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写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说,甚至是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说,但是我在读了契诃夫之后看她的作品,就好像是在听了一个聪明博学的医生讲的故事后再听一个年纪尚轻的老处女竭力编造出来的故事一样。”而被誉为“英国的契诃夫”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本人对安东·巴甫洛维奇敬佩得可说是五体投地,她在一封写给丈夫的信中说:“我愿意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而在一篇写于一九二一年的札记中她说:“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这个短篇小说(《苦恼》)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而我国的文学家茅盾生前也曾希望作家们向契诃夫学习,学习他在短篇小说中表现的“敏锐的观察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艺术表现能力和语言的精炼”。时间是最公正的评判员,契诃夫的小说经受了近百年的时间检验,它们依然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彩。

描写日常生活中的最平凡事情的现实主义,这是契诃夫小说的重要特征。契诃夫的着眼点总是平凡的人的日常生活,但他不作自然主义的描绘,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他对生活素材认真细致地进行“观察、选择”,而在创作过程中又进行“推测、组合”,使生活素材形象化和诗化,从平平常常的似乎是偶然的现象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质。小学徒万卡给老祖父写信诉苦,老车夫姚纳丧子,银行职员古罗夫的一次邂逅,新娘娜嘉离家外出求学,年轻的副检察官在农村验尸,医生柯罗辽夫去工厂出诊——这一切全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的生活遭际,既不离奇,又无曲折,然而契诃夫却通过对这一切所作的描绘成功地从各种角度展示当时俄国社会的症候。契诃夫面对反动、邪恶和庸俗占着统治地位的社会,表露他对污浊现实的不满、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以及对光明未来的向往,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发展,勾勒出他们精神面貌的变化过程,给人以完美的艺术享受,这种独树一帜的心理刻划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艺术特色。例如,契诃夫在《新娘》中让读者看到,娜嘉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思想转折,转折的结果是她在道义上的觉醒,她认识到庸俗无聊、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之可耻并与之决裂。为了体现娜嘉思想上产生的转折,契诃夫精心安排了一个场景:参观未来的新房。这新房是未婚夫安德烈的兴趣、好恶和生活情操的集中反映,也可以说是他的心灵写照。娜嘉原先对这个小市民的内心世界不甚了了,现在,新房的布置,未婚夫对新房所作的一番兴致勃勃的介



绍,使她对他的内心世界和生活理想一目了然。正是在这时,原先萨沙对娜嘉所作的劝导在她的心中起了作用,萨沙的劝说变成了她本人的决心:同那一成不变的“不干净、不道德”的寄生生活一刀两断。契诃夫有独到的心理描写手法,短篇小说的体裁特征不允许他对人物的心理活动本身作细致多面的直接描写和刻划,他“努力使人物的心情在他们的行动中就清晰可见”。契诃夫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一直遵循着这个原则,不断丰富和充实着这个心理描写原则,使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能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给读者以具体和深刻的印象。这是契诃夫对世界文学宝库所作的一大贡献。在契诃夫运用的心理刻划手段中,艺术细节起着重要的作用。如,酸涩的醋栗以及地主尼古拉·伊凡内奇对之啧啧称道,这个艺术细节十分形象地展示了这个地主的空虚和卑微。又如,姚尼奇每晚清点钞票这一细节鲜明地暴露了守财奴的空虚内心和低级情趣。

真挚深沉的抒情性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特色。作家不仅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和社会情绪,描写人物的觉醒或堕落,而且巧妙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对丑恶现象的抨击。列夫·托尔斯泰凭他锐敏的艺术感觉发现了契诃夫小说中的抒情意味,他称“契诃夫是用散文写作的普希金”。法国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作家亨利·特罗亚说契诃夫是“第一个低声向读者倾诉的作家”。契诃夫本人很重视在作品中体现作者个性,他说过:“要在剧本中能使人感觉到它的作者。在现在能读到的许多剧本中,感觉不到作者的存在,好像它们全是在一个工厂里由一个机器制造出来的。”但是,契诃夫并不赞成在文艺作品中赤裸裸地表露作者本人的意图,他认为,作者尽可为自己的主人公哭泣、呻吟,同主人公一块儿痛苦,但“这应该做得让读者看不出来”。契诃夫在这方面的本领十分高超,他在作品中真诚地抒发自己的情思,但又做得异常巧妙,让读者自己细细琢磨。他总把抒情流露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把抒情流露巧妙而合理地安排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即安插在作品所描写的生活与人物性格已经替抒情流露准备了成熟条件的地方。《醋栗》和《带小狗的女人》中都有十分适时和恰当的抒情流露,而且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新娘》中的作家抒情既是对可耻和肮脏的剥削生活的一种暴露,又是他对美好未来的虔诚向往。借景抒情也是契诃夫在小说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如《套中人》结尾部分的月夜景色,又如在《在峡谷里》的抒情意味十足的宁静、美丽、蓝天上星斗满布的夜晚。

契诃夫的小说还有一个举世公认的重要特色:紧凑、简练、言简意赅,“内容比文字多得多”。契诃夫本人说:“我善于长事短叙。”他认为,“越是严密,越是紧凑,就越富有表现力,就越鲜明。”为求作品能严密和紧凑,他主张“用刀子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他说:“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



上不是人脸的地方都剔除罢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见解是：“在短小的短篇小说里，留有余地比说过头为好”。“小说里所短缺的主观成分，读者会自己加进去的。”契诃夫在他的写作实践中认真贯彻了这些主张，因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总是紧凑和简练的，而形象又总是鲜明的，读他的作品，读者总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总感到回味无穷。

在谈论契诃夫小说的简练时，我们不可忽视这位艺术家的另一巨大贡献，那就是他在短篇小说里勾勒生活背景的本领。短篇小说的篇幅有限，但如果其中有了一个生活背景，作品的容量就扩大了，可以更为深广地反映社会生活。在这方面契诃夫的成就是巨大的，其经验是丰富的。他的结论是：在作品中，“除了人物以外”，要使读者“还可以感到引出人物的那个人群、气氛和背景”。我们以短篇小说《公差》为例，它的主人公副检察官雷仁在农村看到了贫富悬殊的两个世界和两种生活，这种农村见闻促成了雷仁的觉醒，同时，作家巧妙勾勒的农村生活画面也使小说有了更加丰厚的内容，结构更加紧凑，使读者深感“内容比文字多得多”。自然，限于短篇小说的体裁特点，作家不可能详细描绘生活背景，他只能作画龙点睛式的勾勒，而这又使作品显得更为简练和紧凑。而在有些作品中，契诃夫并不围绕中心人物勾勒生活背景，只插叙一两个与小说情节和中心人物并无直接关联的故事。例如，在《醋栗》中他插叙了两则故事，其中之一讲一个商人在临终前将自己的全部彩票和钱钞用蜜糖拌和，一古脑儿地吃下肚去；故事之二讲一个牲口贩子急于找回一条断腿，因为在一只穿在断腿上的皮靴里藏着二十个卢布。这两则故事虽然与作品的中心人物不直接关联，但它们也构成了一种背景，使《醋栗》得以更深更广地反映生活，更简洁和鲜明地揭示一个道理：铜臭已经腐蚀了许多人的灵魂，地主契木沙·希马拉依斯基绝非个别现象。《姚尼奇》也然，庸俗的屠尔金一家人的无聊生活以及许多常在他们家凑热闹、“酒醉饭饱、心满意足”的客人也构成了一种生活背景，它生动和具体地陪衬着姚尼奇的精神堕落。契诃夫在短篇小说中勾勒这类生活背景真堪谓匠心独用。

综上所述，足见契诃夫创立了一种崭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它形成于一八八六年，代表性作品是《苦恼》和《万卡》。它的特点是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为情节基础，叙述笔法客观而又含蓄，运用构思巧妙的艺术细节和精心勾勒的生活背景，而作家所注重的又是在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中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作家的浓郁情意则平淡地融化在作品的全部形象体系之中。这种抒情心理短篇小说体裁形成之后，随着契诃夫创作的发展而日趋完美，获得巨大的艺术概括力。

谈论契诃夫的小说艺术，不能忽视他的笑，他的幽默和讽刺。列夫·托尔斯



泰称誉契诃夫是“第一流的幽默作家”。契诃夫天赋有强烈的幽默感。这种天赋的幽默感只有在同生活现象相碰撞并展示其本质时才能够产生具有审美价值的笑。契诃夫的笑的艺术是随着他的思想和创作不断成熟而发展和完美起来的。

在契洪特时期,年轻的作家就显示出非凡的诙谐才华,写下了大量令人捧腹的笑话和趣事。《在理发店里》、《不平的镜子》、《艺术品》等小说都闪耀着诙谐的才华,使读者听到了年轻作家的欢乐和爽朗的笑声。当然,十分明显的是:这类作品所涉及的只是复杂人生的表面现象。但是,随着时日的推移,契洪特对人生的认识深化起来,在他的笑声中也就隐含着一层苦意。《凶犯》中的丹尼斯做一件有害的事,可愚昧无知的他却振振有辞地为自己申辩,令人既好笑又难受。在《勋章》、《胖子和瘦子》和《钉子上》等幽默作品中,契洪特巧作安排,嘲讽了一些不知自重的人,这里的笑声已经包含着轻微的蔑视。《普利希别耶夫军士》、《在法庭上》、《变色龙》等作品则表明,契洪特在辛辣地嘲讽种种欺压黎民百姓的恶势力。《牡蛎》、《哀伤》、《苦恼》和《万卡》等短篇小说在描写劳动者的厄运时引起读者对人物的爱怜和同情,发出一种友善的笑。例如,小万卡回忆中的老爷爷风趣可爱,其言行时时唤起读者的微笑;又如,《哀伤》中的老旋工的回顾和忏悔都使人感到作者的友善微笑。总之,在契洪特的作品中,我们听到的是含有不同细微感情色彩的笑。

成熟了的契诃夫对生活的观察、理解和发掘越来越深刻。在他的锐利目光下,任何饰有漂亮外衣的琐碎、卑微、庸俗、渺小、肮脏或反动的东西都无法隐遁,他总能揭示其现象与本质之间的不一致和矛盾,暴露其丑恶的一面,加以嘲笑或讽刺。《第六病室》、《醋栗》和《套中人》等作品中辛辣的讽刺常常和淡淡的幽默交织在一起。列夫·托尔斯泰很喜欢《跳来跳去的女人》,据说,他在读这个作品时,“笑得很厉害,并且赞美说:‘多么细腻的幽默!’”。《跳来跳去的女人》、《宝贝儿》、《挂在脖子上的安娜》中的幽默都是很细腻的。最值得注意的是:契诃夫的笑再次证明他的创作的民主主义性,他对劳动大众的笑总是善意的、同情的,而他一向讥嘲和讽刺的则是形形色色的丑恶势力。

契诃夫离开人世将近百年,他的小说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成为世界文库中的无尚瑰宝和珍贵遗产。

契诃夫在《札记》中写下了两句话:“我们都是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最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业。”用这两句话来评价这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是再恰当不过的。

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而他的优秀艺术作品是人民的事业。那渗透在他全



部创作中的道德激情(对庸俗、寄生和剥削的憎恶,对劳动者的痛苦的同情,对光明生活的向往),他塑造的那些针砭时弊的生动形象(如“变色龙”,“套中人”,姚尼奇等)在今天仍不失其艺术魅力,而且仍是我们同各种庸俗人生观以及可悲的拜金主义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

契诃夫将永远和进步人类在一起。

朱逸森

二〇〇一年夏于上海

目 次

喜事	(1)
她走了	(4)
钉子上	(6)
在理发店里	(9)
劝告	(13)
胖子和瘦子	(15)
变色龙	(18)
假面	(22)
普利希别耶夫军士	(27)
苦恼	(31)
在法庭上	(37)
万卡	(43)
幸福	(47)
第六病室	(55)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97)
套中人	(107)
醋栗	(118)
关于爱情	(126)
姚尼奇	(134)
出诊	(150)
宝贝儿	(159)
公差	(169)
带小狗的女人	(182)
在峡谷里	(196)
新娘	(227)

喜 事

那是夜里十二点钟。

米佳·库尔达罗夫神色激动，披头散发，飞也似的跑进他父母的住宅，急急忙忙在各个房间里走进走出。他的父母已经躺下睡觉了。他妹妹躺在床上，正好读到一本长篇小说的最后一页。他那些在中学里读书的弟弟们已经睡着了。

“你从哪儿来？”父母惊讶地说。“你怎么了？”

“哎呀，你们别问了！我可再也没有料到！是啊，我再也没有料到！这……这简直叫人没法相信呢！”

米佳哈哈大笑，在圈椅上坐下，他幸福得站不住了。

“真叫人没法相信！你们再也意想不到！你们睁开眼睛看看吧！”

他妹妹从床上跳下地，把被子披在身上，走到哥哥跟前。那几个中学生醒过来了。

“你怎么啦？你脸色都变了！”

“我这是因为高兴，妈妈！要知道，现在全俄国都知道我了！全俄国呀！以前只有你们知道世界上有个十四品文官^①德米特里^②·库尔达罗夫，可是现在全俄国都知道了！妈妈！啊，天主！”



米佳跳起来,在各处房间里跑来跑去,然后又坐下。

“可是到底出了什么事呢?你说清楚啊!”

“你们生活得像野兽一样,报纸也不看,根本不注意报刊的消息,可是报纸上有那么多值得注意的东西!要是发生一件什么事情,马上大家就都知道了,没有一件事能瞒住!我多么幸福啊!啊,天主!要知道,报纸上只登有名的人物的事情,可是现在一下子把我的事情也登出来了!”

“你说什么呀?登在哪儿了?”

爸爸脸色发白。妈妈看一眼圣像,在胸前画十字。中学生们跳下床,衣服也没披,只穿着短短的睡衣,走到他们哥哥跟前。

“是啊!报纸上把我登出来了!现在全俄国都知道我了!您,妈妈,把这张报纸留起来做个纪念!以后我们有的时候把它拿出来读一下。您看看!”

米佳从口袋里取出一张报纸来,递给父亲,伸出手指头戳一戳用蓝铅笔勾出来的地方。

“您念吧!”

父亲戴上眼镜。

“您倒是念啊!”

妈妈看一眼圣像,在胸前画十字。爸爸嗽一嗽喉咙,开始念道:

“‘十二月二十九日夜间十一时十四品文官德米特里·库尔达罗夫……’”

“你们看见了吧,看见了吧?往下念!”

“‘……十四品文官德米特里·库尔达罗夫从小布龙纳亚街考齐兴大楼的酒店内走出,业已喝醉……’”

“这就是我同谢敏·彼得罗维奇一起刚喝完酒。……一切都写得很细致!您继续念吧!往下念!你们听着!”

“‘……业已喝醉,失足滑倒。当时有尤赫诺甫斯基县杜雷金诺耶村农民伊凡·德罗托夫赶雪橇一辆,停在附近。该文官恰巧倒在马旁,马即受惊,跳过库尔达罗夫身上,并拖住雪橇从该人身上轧过,沿街奔驰,雪橇上有乘客一名,乃莫斯科二等商人斯捷潘·路科夫也。嗣后该马由看门人拦住。库尔达罗夫起初人事不省,当即送往警察分局,由医师验伤。该人脑后撞伤……’”

“这是车杆碰了我的后脑壳,爸爸。往下念!您再往下念!”

“‘……该人脑后撞伤,惟不严重。该项事故业已具文呈报,受伤人已予以治疗。……’”

① 帝俄时代最低一级的文官。

② 德米特里为正名,米佳为小名。



“医师叮嘱我用浸过凉水的毛巾压在后脑壳上。现在您念完了吧？啊？就是这样的！现在全俄国都传遍了这件事！您把报纸还给我！”

米佳抓住那张报纸，把它叠起来，塞在口袋里。

“我要跑到玛卡罗夫家去，拿给他们看一看。……另外还得拿给伊凡尼茨基一家人看一看，拿给娜达丽雅·伊凡诺芙娜、阿尼西木·瓦西里奇看一看。……我要跑了！再见！”

米佳戴上有帽章的制帽，神色得意，喜气洋洋，跑出门外，到街上去了。